

长诗《列宁》四题

范文瑚

苏联早期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列宁》，早已享誉世界无产阶级诗坛。虽然这首长诗问世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尚在胚胎之中，但它却已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奠基之作”的殊荣。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几十年来风云变幻，文苑各家对马雅可夫斯基及其诗作毁誉不一，《列宁》这首长诗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可以肯定地说，这首诗作为最早出现的描写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品，无论其成就与不足，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都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正是有鉴于此，我谨从阅读本诗的笔记中摘出四题，联缀成篇，就几个不同的侧面小议其得失。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

对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评价，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这是一个终极的分水岭。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之所以是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长诗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上。

当诗人开始构思一部关于列宁的长诗时，他没有停留在对列宁生平事迹的材料搜集上面，而是深入研究列宁的著作，领会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力求全面地了解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的世界历史意义。当他在诗中具体描写列宁时，也不是从列宁的诞生写起，而是从二百年前写起，在更广阔的历史发展的背景上，来显示列宁作为无产阶级一位革命领袖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很久了，大概在两百年前，关于列宁的最初的消息，开始在地平线上升起。”两百年前，那是“第一部蒸汽机”“用响亮的铁嗓子打断了古老的世纪”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加冕的资本陛下，宣称乡下佬全都是他的奴隶”，“城市抢劫、掠夺、搜刮不已，把金库的大肚子，塞饱了金币；与此同时，在车床边，在车间里，出现了皮包骨头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刚刚诞生，就已经形成对立，工人们眼看资本家“用我们的骨头铺成了发财的大道”，便本能地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在我们中间

将要诞生一个人，

他——

战斗者，

清算者，

复仇者——

一定会来到！

这是关于列宁的“最初的消息”。工人阶级从实际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愿望，希望从自己的队

伍里产生出自己的带头人，领着工人群众去进行战斗，清算资本家的罪恶，向资产阶级复仇。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高度集中，经济危机不断出现，“成堆的粮食在仓库里发霉生虫，粮食和糕饼撒满了苍蝇粪”，但是，“贫民窟的肚子”却“饥肠辘辘，发出雷鸣”。这时，那“勒紧腰带的失业大军”又从心底发出了呼唤：“快来吧，清算者和保护者啊！”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向外扩张，开拓殖民地。当殖民地垂死的黑人在皮鞭下呻吟时，他们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快来吧，那长着太阳一样脸庞的保护人！”

在俄罗斯的雪野上，工人们也唱起了新的歌谣：

哎，工厂啊，我的工厂，
睡着黄色的眼睛。
哎，时代啊，新的时代，
召唤着新的拉辛。

斯捷潘·拉辛是十七世纪俄罗斯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袖。工人们唱“新的时代召唤着新的拉辛”，就是说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要有新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诗人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用反复烘托的手法，反映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盼望自己的革命领袖的强烈呼声。

马克思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当“时间偷走了资本主义的日子，时间消蚀了资本主义的气氛”，在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产生了导师马克思。马克思“把掠夺剩余价值的匪帮，在现场连人带赃一齐拿获”，他揭示了历史的规律，总结了革命的理论，但当时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任何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超越历史条件去创造功勋。马克思明智地向工人群众预言：“一个伟大的实践者就要诞生，他将要率领你们在战场上，而不是在纸面上进行斗争。”于是，当革命的条件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俄国成熟了时，就诞生了“伟大的实践者”列宁。

列宁是时代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产物。列宁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马雅可夫斯基在描绘列宁的形象时揭示出了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十分重要的。这正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长诗通过对历史事实高度概括、准确的再现，形象、有力地告诉我们：领袖人物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予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根据历史的发展、时代的需要，在斗争实践中诞生的。这样，既充分肯定了领袖人物的历史价值、时代意义，又廓清了某些人散布在领袖人物身上的神秘的迷雾。同时，长诗也正确地表现了列宁与革命导师马克思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由历史、时代决定的。这对那种唯心主义的什么“中国几千年一个”、“世界几百年一个”之类的谬论，也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批判。

诗人不仅正确表现了列宁与时代的关系，而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表现了列宁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把革命领袖帝王化、神仙化、偶像化的错误倾向，反对把“帝王之风”、“天降英雄”、“天才领袖”、“救世主”之类的称号强加在列宁的头上。他摒弃那种宗教迷信式的愚昧态度，始终是把列宁作为群众的一员，作为普通群众的优秀代表来描写的。

“朴素。象真理一样朴素。”高尔基引用一位工人的话，来说明列宁最显著的特点。他回忆第一次见到列宁时的印象：“总之，这个人的一切都太朴实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有丝毫‘领袖’的气派。”（高尔基：《列宁》）、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中描写列宁的形象时，同样突出

了列宁的朴素这一特点。

诗人首先从外部形象来表现列宁与普通人没有两样：“人人都看见，这位时代伟人也像别人一样，自自然然地走进房门，甚至他的头也并没有碰破屋顶。”其次，在描写列宁的精神品质时，诗人仍然坚持着同样的原则。他写列宁：

他不论大事小节
 都和人民一致，
他比面包
 还要朴实，
他比钢轨
 还要正直。

尤其给人留下难忘印象的是，诗人根据自己曾经见到列宁的亲切感受，在长诗中描绘了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那一天，列宁在斯莫尔尼宫的情景：

这时候，
 从走廊的另一端
悄悄地
 不引人注意地
 走来了列宁。
.....
伊里奇
 仿佛
 有些倦意，
他走过来，
 站住了，
 背着双手，
可是眯着的双眼
 却十分锋利。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决定武装起义的这个历史的重要关头，在震撼世界的这个关键时刻，这个伟大革命的总指挥，却并没有什么威武雄壮的动作，而是“悄悄地”、“不引人注意地”走来，甚至还“有些倦意”。然而，唯其如此，才真实可信，才感人至深！确如斯大林所说的：“列宁这样质朴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斯大林：《论列宁》）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不是封建帝王，不需要什么前呼后拥、山呼万岁；他也不是天神宙斯，不可能永远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在文学作品中，任何把革命领袖帝王化、神仙化的描写，都只能损害领袖人物的形象，造成领袖与群众之间的悬隔。在这方面，长诗《列宁》的成功经验，是值得珍视的。

还需说明一点，长诗突出列宁的朴素，把他作为普通群众的一员来描写，并不是抹煞了领袖人物与普通群众的差别。长诗中的列宁，是群众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是平凡和伟大的有机的统一体。诗中写道：

他属于人世，
 但决不是
眼睛盯着食槽的
 庸人俗子。
他的胸怀
 包容
 整个世界，
他能看透
 时间
 掩盖的一切。

正因为他的胸怀包容整个世界，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他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够对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社会作出科学的解释和推断，他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所信赖的革命领袖。

值得商榷的“二位一体”观点

长诗中关于“党和列宁”，有一段最著名的描写：

党和列宁
 是一对
 双生弟兄。
在历史母亲的眼中
 哪一个
 更为贵重？
我们说
 “列宁”，
 指的就是
 党；
我们说
 “党”，
 指的就是
 列宁。

这是长诗中常常为人所称道、被人所引用的最精彩的段落之一。有人认为，“这些诗句，在思想上高度概括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精髓”，“将党的形象和列宁的形象完美地结合起来”（《华章颂伟人，史诗树丰碑》，《北大学报》1979年4期）。过去，一般评论者大都持有类似的想法。今天仔细思考之后，我总觉得有些把列宁的地位与作用强调得过分之处。

不错，长诗中曾经这样写过：

乌里扬诺夫的一生
 十分短暂，
一直到最后的一瞬
 我们都很清楚。
可是
 列宁同志的
 悠久的历史
必须重新描写，
 从头叙述。

列宁本姓乌里扬诺夫，后来为了革命活动的方便才改姓列宁。诗人把乌里扬诺夫与列宁分开，表明在这里所写的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列宁，而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列宁。其意图大约是说，他无意夸大个人的作用，而要充分肯定革命领袖的作用——这两者当然是应该有所区别的。但是，问题在于，正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列宁，难道可以把他与无产阶级政党视为一体吗？难道可以说，无产阶级的领袖和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是二而为一的吗？

关于领袖，列宁本人曾经作过一个最好的说明。他指出：“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里说得非常明白，领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实行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如果认为领袖是某一个人，他就是党的化身，其结果，将会导致“一长制”、“一言堂”，使党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破坏党与领袖的正常关系，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同时，既然政党领导阶级，领袖主持政党，那么不言而喻，政党应该对阶级负责，并受

阶级监督，领袖应该对政党负责，并受政党监督。这才是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领袖人物作为具体的人，由于思想水平、文化修养、工作才干、生活经历甚至性格特点等各种因素，在主持党的工作中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党便理所当然地担负起纠正领袖人物错误的责任。不少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如果把领袖人物与政党完全等同起来，显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害无利的。

不错，诗人在长诗中还这样写过：

蒙昧的阶级
碰到了
列宁，
从此就
浩浩荡荡
奔向光明；
充满着群众的
力量和思想，
列宁
也和阶级
一同成长。

这里对领袖、阶级和群众的关系，作了完全正确的描写。应当说，诗人关于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基本观点还是正确的。但是，把列宁和党视为“二位一体”，却不妥当了。正所谓“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

鉴于长诗《列宁》是最早描写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文艺作品，对我国文学创作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也鉴于长诗中对于列宁和党的描写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精髓”问题，非同小可，因此，我不避吹毛求疵之嫌，把这作为长诗中一个值得商榷之处，提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

感人至深的抒情艺术

《列宁》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不自马雅可夫斯基始，但到了他的手中却有了崭新的面貌。以长诗《列宁》而言，它综合了巨大、复杂的历史事件，刻划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穿插了精辟、深刻的议论，抒发了炽烈、丰富的感情，既有庞大的史诗规模，又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浓厚的抒情成分，这确是前所未有的。

诗是感情的产物，没有炽烈、深厚的感情就没有诗。英国著名诗人渥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中国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生乎情，莫始乎言，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足见中外诗人都非常重视诗歌的抒情性。事实上，古往今来许多著名诗章，都是在作者感情特别激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马雅可夫斯基曾说：“在十一月和在十二月开始写五一的诗是好的，那时候对这个五月想得要命。”这句话正好揭示了诗歌创作中酝酿感情的秘密。至于政治抒情诗，它不仅具有浓厚的抒情性，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如果说抒情性是这种诗歌的基础（如白居易所说的“根”），那么政治性就是这种诗歌的灵魂（近于白居易所说的“实”）。没有了抒情性，就不成其为诗；没有了政治性，就不成其为政治抒情诗。大凡写政治抒情诗，都有强烈的倾向性和明确的目的性。马雅可夫斯基曾说：“诗人并不是像卷毛羊羔一样，咩咩地吟唱情诗的那种人，他是在我国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把自己的笔献给无产阶级的武库的那种人。”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创作政治抒情诗的出发点。

长诗《列宁》的抒情性与政治性，高度统一在诗歌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之中。这个抒情主人公，不仅是诗人自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典型化了的群众与阶级的代言人。试看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向列宁的遗体告别时抒发感情的一段：

好像是
 同伟大的
 唯一的真理
面对面地
 站了
 一分钟。
我是幸福的。
 这响亮的行进的河流
漂去了
 我轻轻的身体。
我知道——
 从今以后
 这一分钟
将永远地
 停留在
 我的心中。
我是幸福的，
 因为我是
 这力量的一小部分，
因为
 我的眼睛
 流出了共同的眼泪。
这种唤做
 “阶级”的
 伟大的感情，
再不能比这里表现得
 更为有力
 更为纯洁。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作为列宁主义旗帜下的一名普通战士，已经与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融为一体，所以在这悲痛的分时他充满力量。抒情主人公在这里抒发的不仅是个人的感情，而且是典型化了的整个无产阶级的伟大感情，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虽然长诗的内容决定了它有不少的叙事成分，但诗人对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总是饱含着十分浓烈的感情，于是在叙事中时常插入精彩的抒情片段。譬如，当长诗中写到马克思的时候，便插入了这样一段：

马克思！——
 我们眼前是
 满镜框的白发。
眼前的他
 和活着的他
 区别该有多大！
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
 被石膏冷凝的人，
是一位
 锁在大理石中的
 老人家。
可是当年，
 当工人的队伍
 向革命崎岖的道路
 迈出了最初的
 一小步，

马克思的心

和思想

曾迸发过

多么猛烈的

热情之火!

这是即景抒情，看到冷冰冰的马克思的石膏像，想起了马克思当年从事的火热的革命斗争，自然而然地抒发了对马克思的热烈的赞美之情。心里没有一团火，没有对马克思的深刻了解，绝对写不出这样火热的而又发人深思的诗句。

政治抒情诗，仍然是抒情的艺术，感人至深的长诗《列宁》，就是一个明证。

精益求精的细节描写

马雅可夫斯基对于诗歌创作精益求精，即使是一个细节、一个词语，也决不轻易放过。他在一九二〇年写的《符拉吉米尔·伊里奇》一诗中，有这样几句：

当我们
被出卖任人宰割，
到处弥漫着战争的叫嚣，
在宇宙的上空
出现了列宁的
巨大的头脑。

而在一九二四年所写的长诗《列宁》中，又有这样的诗句：

我担心，
 它们会遮蔽了
真实的
 英明的
 朴实的
列宁的
 巨大的前额。

前者是“列宁的巨大的头脑”，后者是“列宁的巨大的前额”。乍一看来，似乎差别不大，细细推敲，却大有文章。“巨大的前额”是列宁肖像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诗人抓住这一特征，既真实，又形象，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在这前面再加上“真实的、英明的、朴实的”这一串定语，就给列宁形象的外部特征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把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聪明智慧和深邃思想，都表现了出来。相比之下，“巨大的头脑”就显得抽象；再以“宇宙的上空”作为其背景，更有远离人世之感。其艺术效果显然大为逊色。

人们都很熟悉恩格斯这段名言：“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体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里，细节的真实是作为现实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提出来的。然而，不少人却往往只注意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忽略了“细节的真实”。其实，没有细节真实，就失去了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哪里还有什么典型可言！马雅可夫斯基对细节的重视，实在值得称道。他在相隔四年之后对这一细节的修改，更足使我们窥见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可贵精神。